

中国当代艺术家画传
主编 食指 许江 撰文 芒克

CAO LI

曹力

ALWAYS THE IDYLL

永远的牧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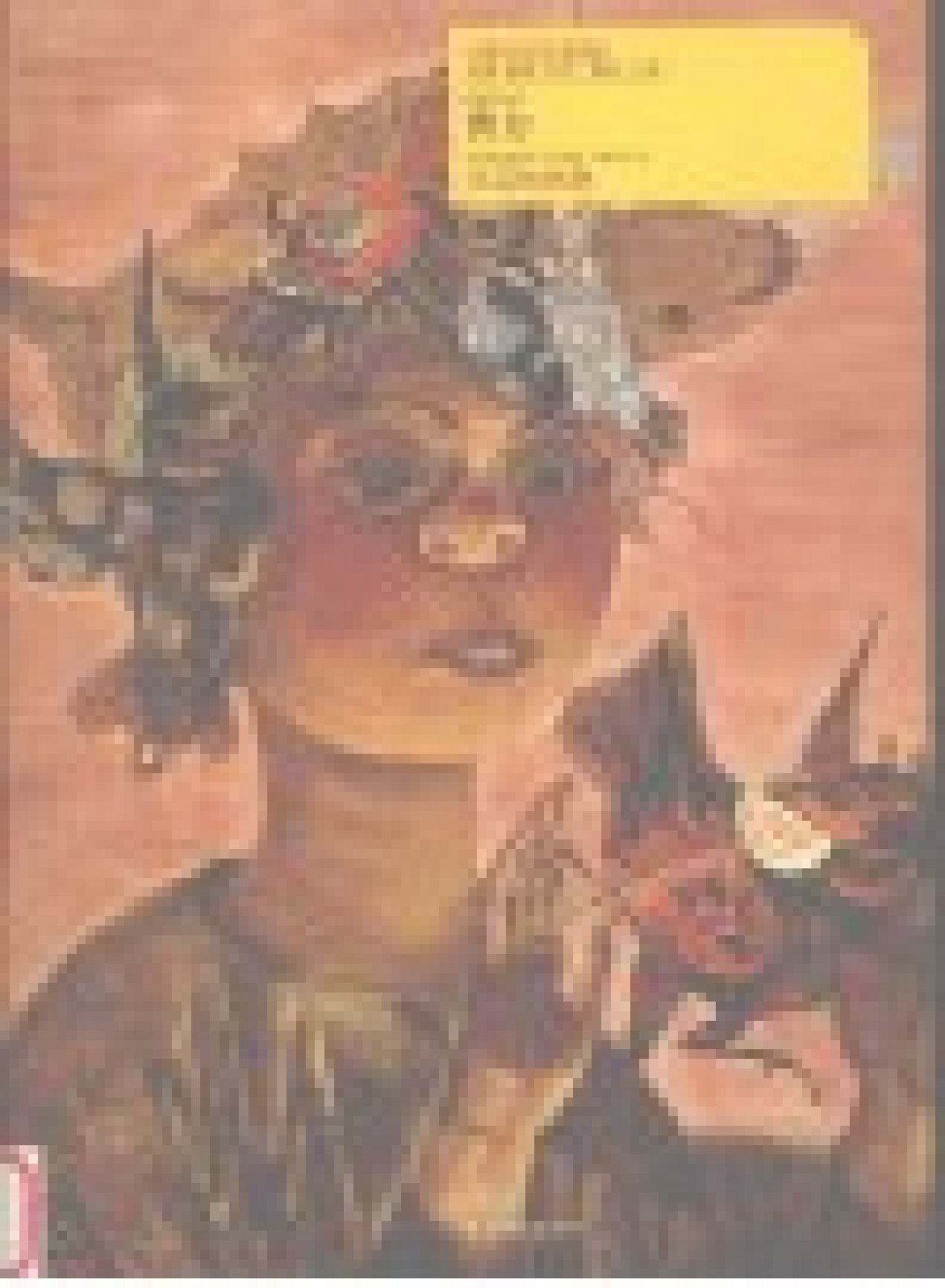


河北教育出版社

100% COTTON

100% COTTON

100% COTT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艺术家画传/食指, 许江主编.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12

ISBN 7-5434-6317-2

I. 中... II. ①食... ②许... III. 艺术家—评传—中国—现代—画册 IV. K825.7-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56578号

策 划 / 三尚艺术

特约编辑 / 陈子劲 张 健 熊 磊

出版发行 /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邮编 050061)

出 品 /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2号3号楼2层, 邮编 100101

电话 010-84853332

编辑总监 / 刘 峥

文字总监 / 郑一奇

责任编辑 / 杨 健

设 计 / 郑子杰 王 梓 贾 英

制 版 / 北京图文天地中青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87×1092 1/16 12印张

出版日期 / 2006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5434-6317-2

定 价 / 580元(全套10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陈志伟

K825.7 -

C122.1

中国当代艺术家画传

主编 食指 许江 撰文 芒克

CAO LI

曹力

ALWAYS THE IDYLL

永远的牧歌

序言一

如此规模地组织当代重要诗人写画家介绍画作，不仅是一个创举，准确地说，是恢复了一座古老的文化桥梁，把诗人和画家传统意义上的朋友兼兄弟关系又建立起来。从文化的角度看，一批在汉语中成长的画家当然要用汉语的眼光来理解、认识、批判。

精神转化为产品，是时代的趋势，也是文明进步的表现。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按照各自的规律向前发展，它们并不同步，但在某一点上有时会达成平衡或统一。比如一幅画在一个家庭体现了双重价值。

但艺术品进入民间市场不应该是一件盲目的事情，必须建立良好的秩序，这需要时间和过程，重要的是需要一批人为此付出努力。首先就是要培养大家的感受力和鉴赏力，逐渐让更多的人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作品，什么是传统和创新，怎么样的画才有价值，但这一切的前提是谁是一个真正优秀的画家。

通过人类学意义上人性最敏感的诗人，我们进入一个个画家的灵魂。他们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有生老病死。大多地方他们也是普通人，而在某一处，他们显现了神奇的记忆。对一幅作品的评判首先是对一个人灵魂的拷问。

这套书的出版可喜可贺，它填补了一个空白，如此大面积的当代中国最优秀的诗人和最重要的画家在同时做着一件认真细致的工作。

我感谢他们！

食指 2006.8

Prefac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most important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s are gathered together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to write about painters as well as their masterpieces. This large-scaled activity serves not only as a pioneering work, but a bridge through which the classic relationship of brotherhood between poets and painters is restored. Culturally speaking, painters raised in a Chinese-speaking environment will undoubtedly try to appreciate paintings with eyes peculiar to the Chinese.

To convert spiritual intelligence into tangible products is the current practice, which shows the progress of our civilization. Though both spiritual and material civilization advanced in their own orbit yet not synchronically, the point will somehow be arrived at when balance or unity is reached between them. A painting hanging in a room is just an example to the point, which demonstrates the above-mentioned double values for a family.

But art works should never hit market blindly. A fine order is a must, which requires time to develop, and most of all, efforts devoted by lots of people. To begin with, we should nurture people's sensibility and the ability to appreciate. Gradually, we must let more to discern what a lasting art work is, what tradition and creation are, and what a valuable painting is. But all of these are possible only when the precondition is satisfied, that is, there lives a real excellent painter.

Anthropologically, poets, through whom we may enter into painters' souls, are the most sensitive to human nature. They are mostly ordinary mortal people of flesh and blood, whose lives are also full of joys and sorrows. But in one particular place, they, somehow, display their unique wizardly power to see A to Z of all details of everything and express them without any omission, which can be briefly said as the unique combination of his emotion, imagination, intellect and intuition. Therefore, for a poet to pass his judgments on to a piece of art work, he has to be first all of put to the torture of his soul.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set of books is a delightful event, for it fills up the gaps, and gathers together nationwide the most excellent poets and important painters to be painstaking with the common task.

I hereby give my thanks to all of them!

By Shi Zhi August, 2006

序言二

西汉扬雄曰：“言，心声也。”诗与画都从于心。

今天，我们带着一颗诚挚的心在这里相会。

“似曾相识燕归来”。我们在这里，诗与画在这里，找寻彼此相识相知的气息和心迹，并以此去召唤真正富于诗性和画意的生活。

诗人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种社会阶层。诗人是一种灵魂的类型。这种灵魂总在漂泊，居无定所，并总是从躯体上抽离出去，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回望自己，返观自照。诗人总是在远方看到了自己，看到了真正的生活，但是他却永远到不了那里去。并不是所有写诗的人都称得上诗人。许多从事别的行业的人们那里，却蕴含着诗性。真正的诗人在生活中。我们向真正的诗人们致敬！

我们所处的年代是一个缺少诗人却盛产歌星的年代。那歌总将诗的思想和激愤掷去，却将浮华张扬；我们所处的年代是一个将一切都插电的年代。诗言志的本色被淹没在世界的图化和碟化的绚烂之中，诗人的赤诚与明澈正面对着媒体独裁和技术优先的双重黑衣。

我们可以容忍没有诗，但我们不能容忍没有诗性的生活。我们可以容忍没有诗，但我们不能容忍将许多假象滥充为诗性。所以，我们走在一起，重新寻找诗的气息，重新寻找诗性和诗人的灵魂。

许江 2006.5

Preface

A well-known Chinese poet once said: Words are the voice of the heart, so are paintings.

Also, our ancestors believed that both writings and paintings originate from our heart.

And today, with sincere hearts, we, poets and painters, are meeting he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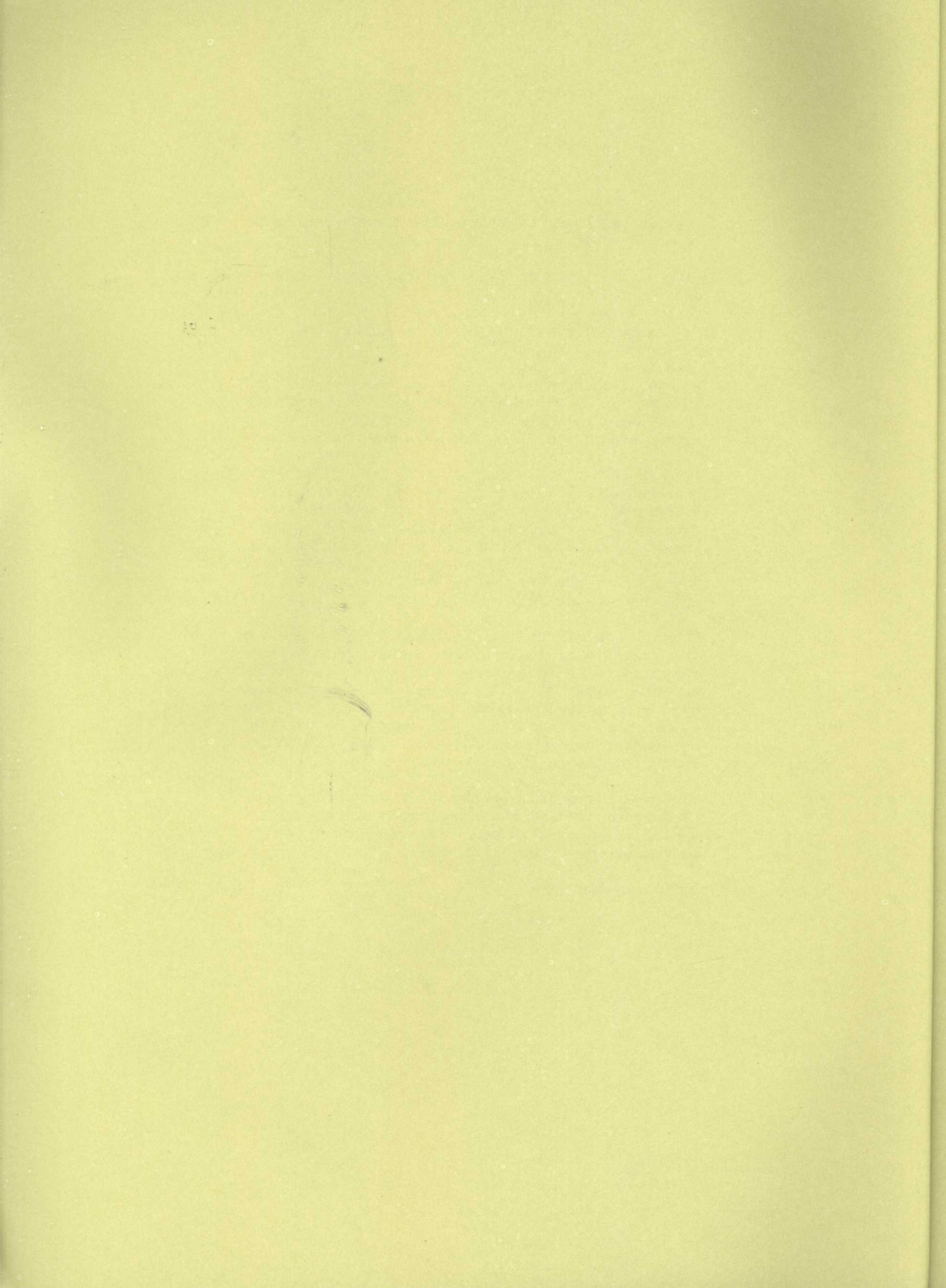
As one passage from a poem goes, Swallows, like the ones I knew, return. Like the swallows we are now here in search of a kind of feeling and atmosphere that are understood and familiar to us, in an attempt to call on a truly poetic and picturesque life.

Poet is neither an occupation, nor a social stratum. Poet is kind of an unsettled soul, always on the drift. Often it retires itself from the flesh body, and looks back on itself from the remote horizon. It is usually in the distance that poets find his true self, as well as true life, a place he can never reach. Not all that compose poems are poets; poets may also be found among people in all works of life. True poets hide themselves in our daily lives. Let us salute to all the true poets at present.

Ours is a time which lacks in poets and which produces too many popular stars, who, more often than not, cast away poetic thought and feelings, leaving only the vain glory. It is time in which everything is plugged in. The mission of the poetry to express one's ambitions has already been forgotten and lost in the false splendor of the madding world, and the loyalty and purity in poets are now faced with the double dark forces: media which dictates, and technology which is put on prior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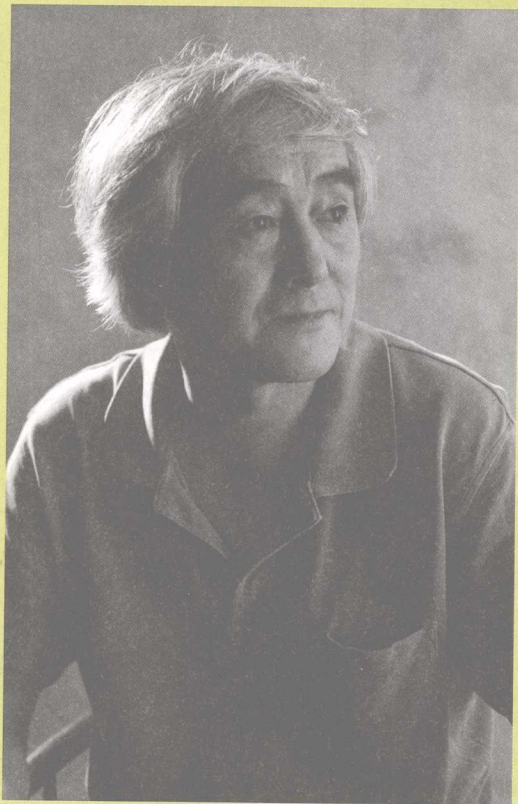
We can have no poems in our life, but we can never tolerate life without poetry or life permeated with pseudo-poetry. So, let us be together, rediscovering the aroma of poems since forgotten, the poetry in our time and the soul of the poets.

By Xu Jiang May, 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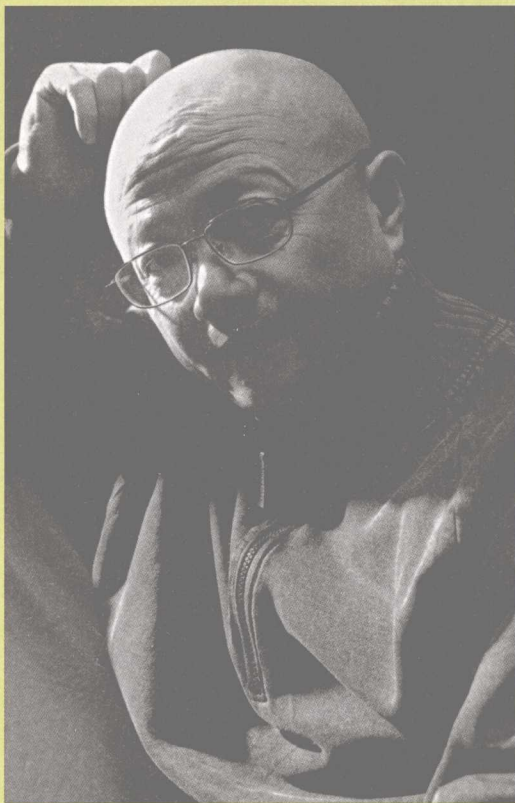


目 录

10	我写曹力
10	凤凰雕塑
11	老友相聚
12	楼道里的马
13	不同的童年
14	其他爱好
14	走进绘画
15	踏入中央美术学院
18	选择壁画
20	留在美院任教
20	共同的生活
22	灵感的源泉
23	创作的基地
24	欧洲之行
26	远处是橄榄树
27	中国油画家曹力
28	曹力的绘画论
30	“曹氏马家族”
31	没有结束的结束语
33	曹力作品



芒克，原名姜世伟，朦胧诗派代表、
当代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画家，传奇人物，一代名士。
1950 年生于沈阳，与北岛创办《今天》杂志，
著有诗集《阳光中的向日葵》等。



曹力，江苏南京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1954年2月生于贵州贵阳。
198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壁画研究室，
现任该院壁画系教授、系主任。
代表作品：《牧童》、《牧牛图》、《月光》、《盛夏》、《琴声如诉》等。

我写曹力

写人，尤其是写朋友，难。这不仅难在你要用一堆文字给他塑一尊雕像，而且还得要活生生的，有血有肉，还得要你不论写好写坏，都不能惹他急。否则，就会有人对你嚷嚷：“你凭什么写我？！我用不着你写我！我的事用你说吗？你说得着嘛？”也是，人家说的也没错。如果换成我，不是也不愿意别人对我的过去说三道四？无可奈何，你只有尴尬地去跟朋友解释。如何解释？写都写了。看你还敢再写？！要么只好这么说，我也没法子，为了生存。我就是靠写字活命的，我不写你写谁？我写你好卖，真的好卖。朋友最终也只能无奈。

不过，从这以后我还是暗自发誓，我今后再也不写人了，起码不写朋友，不写真人。何必呢，想挣钱也不能这么个挣法！既得罪了朋友也令自己不快。说到这儿，我忽然发觉自己的誓真是白发了。我现在这不是又在写曹力！尽管这事我是受人所托，说明一下，浙江有个“三尚艺术”公司，他们计划给一些国内知名画家每人出一本画传。事是好事，需要有人来写。他们请出一些诗人，我也在其中。他们希望我能写一位画家，开始我拒绝，后经不住一说再说，也都是朋友，再有我碰到曹力了，在与他的交谈中，他同意我写他，并且很高兴。

这下我就不太好推辞了。还好，曹力其名我早有耳闻。那我就写吧。如何去写我是一点儿不知。先不管这些。先说我那暗自发的誓，肯定是白发了。没有办法，自己又能对自己怎么样？！幸好我突然想起有谁说过这么一句话，让我乐了，那句话是：我发誓我再也不发誓了。

凤凰雕塑

说到曹力，我和他应该算是既熟悉也不熟悉的朋友。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不是1983年就是1984年，当时还不是大作家的阿城、我还有老栗（栗宪庭）一起办了个公司，名为“东方造型艺术中心”。就我们三个人，阿城是头儿，掌管着大印，他弄来一些钱，据说是“华远”公司给的开办费。我们便忙活起来。

期间办了几件事，其中之一便是请来曹力帮我们设计一尊城市雕塑。曹力那时在中央美术学院。阿城对这位当时还很年轻的油画家是大加赞赏的，老栗也不例外。这两位都比我年长一岁，又都精通于造型艺术，我想自然不会有错。果不其然，没多久曹力便送来

了雕塑小样，这是用硬纸板做的一只姿态高傲的现代凤凰，按阿城的意思，这件作品是要用铁板焊接而成，有几十米高，外部要用防锈的大红漆一遍遍涂抹。好家伙，那叫漂亮！那叫壮观！这只大铁凤凰高高地耸立在秦皇岛市眺望着渤海（说一下，这件雕塑当时是为秦皇岛设计的城市标志），那该有多气派！之后一行人兴冲冲地跑到了秦皇岛，结果令人大为沮丧：那里的市领导没有接受这只现代的大凤凰。回去吧，我们算是失败而归。可惜秦皇岛市没这份福气，它没有得到这只本该属于它的铁凤凰一本该高昂着头注视着太阳从大海中升起来的火红而又巨大的铁凤凰！

老友相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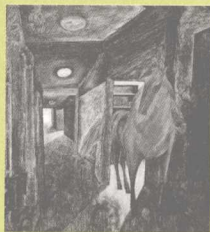
昨天是7月13日。这已是2006年了。曹力和夫人张小溪约我和妻子无依还有阿城到他们那里一聚。据曹力说，他和阿城许多年没见了。我给了他阿城的电话，就这样约好。

傍晚时候，我和无依到了中央美术学院门口。曹力现在是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主任，他的家位于美院附近的方舟苑，走到学院没几分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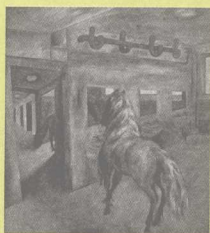
阿城还没到。曹力带我们在校园里走了走，里面在举办全国各美术学院学生的优秀雕塑展，曹力边走边给我们介绍。他从考入美院到留在这里任教已有28年了。美院有过两次搬迁，他可是在哪处校舍都呆过。他对眼前这座新建没几年的现代美院似乎已经很熟悉。我看着他光亮的前额，联想到他年轻时的一头长发，倒觉得他现在更显出一个大画家的气质和智慧了。

阿城终于到了。我们一起去曹力家，在他的画室里坐。画室里只有他的几幅近作悬挂在墙上，还有一幅未画完的马雄壮而又精神地踩踏在画架上。曹力的夫人张小溪也画油画，她画的静物逼真又色彩干净，静悄悄地呆在角落。听曹力说他以前画的大部分作品现在都已看不到原作了，原因是那些画都被国内或国外的博物馆或藏家所收藏。如今想看他的画只能去翻画册。曹力拿出一本最近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画册送给阿城，之前他已送给过我。这本画册厚重而又印刷精美，我们从里面可以看到曹力几乎全部的画作。

晚饭我们是开车到一家阿根廷烤肉店去吃的，由曹力夫妇请客。席间我们又聊到当初曹力设计的那只铁凤凰。可惜啊，可惜，阿城不禁又感叹到。而曹力则似乎小心地问，听说自打那只凤凰没派上用场，你们的公司便倒闭了？那倒不是，好像也是。阿城一边吃着一边回答。而我记得，反正没过三个月，我们办的这家“东方造型



马与楼道系列之一



马与楼道系列之二



马与楼道系列之三



马与楼道系列之四

艺术中心”便散了伙儿，原因当然是钱没挣到，支撑不下去了。阿城当时最看中的就是你们几个贵州的画家了（曹力出生于贵州），我说，他那时还让我跑了趟贵阳去找尹光中和田世信等人。我把他们连同一大堆作品全都装箱一块儿运到北京。而且我们还在北海公园租了个展厅，给他们办了个“四人展览”。可那次展览刚办一天便被查封了。那阵子真是倒霉的事让我们公司给摊上了。“东方造型艺术中心”寿命虽短，但也是干了几件事。如今我们都已是50开外的人了，提起过去依然没忘，仍旧开心。阿城吃饱了又提到那只铁凤凰，他对曹力说，你还能不能照着原样做几个？纸板的就行。曹力挠着头说原样没有了，好像挺复杂的。对了，好像有照片！张小溪接话说，好像有照片。那就去找找，回家去找，我们回家去找……

楼道里的马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没错，是1984年。曹力最大的收获其实是油画创作。他的作品《马与楼道》等一系列以马为主题的画面一经出现，便引起不小的轰动，并在绘画界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声名。那年，曹力也就30岁。30岁的他像马一样独自不声不响地生活在学院的楼道里。“白天的时候，人群熙熙攘攘，拥挤的生活，挺热闹的。可楼道里却没有人，只有一匹马莫名其妙地闲荡着……”曹力的这句话或许最能证实他当年的心境和状态。他就如同他画中的马一样被困在坚固而又空荡荡的水泥楼道里。马在孤独地思索。马怀疑并感到困惑。马在默默地对着镜子打量自己。马似乎在酝酿着和想像着什么。马是否渴望自由和奔腾？我想马一定会有这种想法和要求。马就是他，就是曹力，他已经开始雄心勃勃。

的确，曹力也属马，我问过他。我还问他为何这么喜欢画马？而他的回答很简单：“也许是我属马吧，我从小就对马有兴趣。世界上有许多画家画马，都爱画马。”他的言外之意明摆着是在说喜欢画马的又不止他一个，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是的，曹力不奇怪，他人很随和又很和善，尽管话不多说。可曹力笔下的马，你一看就知道了，那真是大不一样！怎么说呢？真可谓是千奇百怪。我这么形容不知是否准确，不错，世上的画家画马的很多，可以说是大有人在。但我觉得他们画的那些马也只是马而已，尽管也形形色色。而曹力创造出的马，先不说或许带有某种象征意义，带有一种人性的味道，起码从造型和色彩上给人的视觉就是令你惊奇！那些形态各异的马，那些神奇的又显得有些神圣的马真是使人浮想联翩大开眼界。我想说曹力画马之绝，不但令人叫绝，

而且是绝无二人。这么说有何为过？

曹力画的马一直跟着他，跟随他快有30年了，直到现在。但这马也只不过是大量作品中的一个角色。一个角色，一匹马。关于这马的事情我在后面还会再说。

不同的童年

尽管曹力略比我小几岁，他生于1954年2月，但若让我去讲述他的童年实在太难。我5岁时到了北京，而他那时刚出生仅1年。我现在只能借助他的《自叙》和一些老照片来描述和想像一下他的童年生活。我想我们虽然有着不同的童年但毕竟都有过童年。曹力在童年时一定是个又乖又懂事的孩子。那年月我想不乖的孩子不多，但懂事就未必了。他在《自叙》中讲到，他曾因父亲被打成“右派”而使幼小的心灵蒙上一层“自卑”的阴影。这也促使他从小就不爱多讲话，只爱去观察。观察人与事物，观察城市和乡村，观察山山水水和大自然中的一切，观察他喜爱观察的。他讲述他那时生活在贵阳郊区的情景：“小树林，河塘边，田野，山坡，杂草丛生的荒地是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出没的地方。”“饿了，偷偷地挖农民地里的红薯吃；渴了，悄悄摘几个小西红柿塞在嘴里；玉米秆是我们最爱的‘甜甘蔗’；出了汗就跳进河沟里洗个澡，瞎扑腾……这些日子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

是大自然给予了曹力童年的快乐和想像。

“那许多奇奇怪怪的昆虫和植物，那许多闪烁的光斑和阴影，那许多在林子里唱歌的鸟儿，那许多好看的颜色，那许多眼泪和欢笑，那许多扭曲的面孔，那许多寂寞的日子，那许多永远忘不掉的歌……”

曹力在这首描述自己童年的诗中最后写道：

“都能在儿时回忆的档案中找到各自的位置。”

这些儿时的记忆难以磨灭，始终伴随着他，甚至跑进了他的油画创作里。在曹力创作的许多极富想像和怪诞的作品中，你都可以看出他的童心，他有一颗不会衰老的童心。他本人给人的印象也是如此。记得昨天他还跟我说过，也许是他小时候留下的毛病，他从小就爱用手去做各种小玩艺儿，做出的东西同龄人无人能比。时至今日他都五十多岁的人了，不仅是教授也是个大画家，但他还是改不了做各种东西的嗜好。当然他现在做的东西已不是东西了，应该说是一些难得而又珍贵的艺术品。不论在任何场合，尤其是开会时，他说他总喜欢手里拿着一件什么东西磨磨刻刻。

其他爱好

曹力从小就手巧、喜欢观察，他在图画课上画的画总被老师夸奖、拿第一，这预示他有着绘画艺术的才能与天赋，但使他真正意识到自己应该从事绘画和步入这一行则是在他18岁之后。那他18岁之前呢？我在他的《自叙》中对他那时的经历又有所了解。

“小学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其实什么也不懂，混在大孩子们中……上中学后看见‘文艺宣传队’挺好玩，于是就去宣传队学跳‘革命舞’。我模仿能力强，很快就适应状况。在搞音乐的哥哥影响下，开始学习小提琴。在宣传队很忙乎，一会儿上台表演，一会儿下台伴奏。我现在有的一点儿音乐素养也就是那时培养起来的……中学时代就这样在文艺宣传队的舞台上度过，且靠这‘一技之长’进了国家建委三局四公司的文艺宣传队。1970年，16岁的我成了这里最棒的演员，台柱。主角都由我包了，还担任编导。因为懂一点儿音乐，所以什么节奏的乐曲我都可以把它编成舞蹈动作（也许这还培养了我的想像力），反正是根据音乐感觉编！这要求能理解音乐的旋律、节奏、强弱及情绪变化，找到与音乐相适应的动作，可能我的艺术创作活动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我还看到了他在这一时期的几张照片和演出剧照。可想而知青春年少时的曹力不但多才多艺，他的好学和刻苦，他的感觉和想像力也都已在那时有所展示。怪不得他会跟我这么说，他画了这么些年画，画了多少他也记不得了。但他现在每天想的还是画画，没有烦的时候，也不觉得累。从他创作的大量画作中，你细看会觉出除色彩层层叠叠之外内容更是丰富无比。说他的画里有舞蹈、有音乐，并且还有节奏，这一点儿都不夸张。曹力的绘画可以说是融合了各门艺术，他超人的想像力和表现力与他创作的那些大多是超现实的内容极丰的画面可成正比。

走进绘画

曹力自己说：“18岁时受一个朋友的影响，开始学画画。”又说，“一旦知道了正宗的素描是什么，我便废寝忘食，如入无人之境，眼睛贪婪地观察一切，如痴如迷。”从18岁开始，“我的脑子里只想着艺术，想着绘画……在好些暗淡的日子里，艺术始终像一盏明灯，在我心头照耀。”

从以上曹力的话里可知，18岁时的他已开始正式步入绘画，并且到了20岁时他使用画笔外加小提琴考入了贵阳市评剧团。他在团